

潮头拾贝 |

换个姿势，
一个夜就过去了

（组诗）
■（四川）巫英

昨夜,还在沉睡

夜色低矮,踮着脚尖,铺满窗台
蘸一滴入简,故事开始逐放
飞鸟放下天空,依树而眠
露珠眼神剔透,用纯洁的心仰望宇宙
我借着酒味的眼神,把玫瑰色的花语再温一遍
你接过目光,搓揉衣上的心事
说起三月的那场春雨
此时,月色丰盛,浇灌大地
夜滑入谷底,送往潮边
有足够的时间,紧握波涛,放出体内游动的鱼
梦,在童话中沉睡

在淡薄的世界,笨拙地爱着

日子越来越薄,薄如蝉翼,薄得如我
生活越来越淡,淡得只剩下一缕体香
白云对流水说,我们离得太远了
你要相信,你的影子已植入我的血液
无论我流向哪里
河滩,越来越宽,半江碧水,透着鱼的叹息
影子别无去处,在枝头醒来,带着姓氏,向水心
游弋
雨后,好些从前,空洞而裸露,在破破碎碎的人群中挤来挤去
好多诺言,被路途折磨,还回真实梦幻
临摹脚步,搜索词语,把自己搅进炊烟流云里
血液无法填补落寞,愈来愈苍白
思念如雪
白得刺眼

背影

长头十万,虔诚匍匐向前
她走过一路,我用尽一生
俯首,神灵在高处
佛陀在远方

低头,背负打褶的岁月
日和夜交替
青春,
在破旧的碎花帽下泛黄

猛烈地咳嗽一声
咳出肺里的沙尘,风暴,淤血,暗疾
心贴近大地

往前迈一步
会听见身后年轻的风
今天,雨在落
我依然看见太阳的头像
烈日当头
停步
捡起自己的影子
有她陪着,才不怕迷路

换个姿势，一个夜就过去了

夜晚过于湿润,万物在夜色的掩护下疯狂
许多人,一些事不约而至
说实话,我害怕夜,
怕在夜色中遇见那个不哭只流泪的丫头
在荒芜中挣扎
往事,被日月褪色
黑夜浓稠,粘着的有无腿的鱼
还有长着翅膀的鸟
日子铺满阳光,雨露,鲜花
远方,深不可测
坐在岁月低谷
仰望满天繁星
我用一个个单纯时刻
串起鸡鸣
换个姿势,也许一个夜晚就过去了

一只麻雀的自杀

一只麻雀被路人捕捉
住进精美的笼子
每天享用着精选细粮
它以为自己成了凤凰

每天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偶尔主人路过
它拉长喉咙
发出几声尖叫

春去,秋来,时光瘦了模样
它的眼底映着蓝天绿草
在一个夜里
一片羽毛中高楼
坠下

等一场雪的到来

今夜,许多鸟飞走了
留下生命的芳香
淹没面面相觑的人

为追赶一场雪的旅程
我在我的城池,守着枯藤、桂枝
守着墨绿色的禅意和忧伤的智慧

懂得用一首诗,礼赞阴影
礼赞突然降临的前世
在六角形的童话,迷恋安宁

即使不能与你再相见
足以从一场雪或一场雨的影子
取暖,等到春

有些痛不说也罢

有些日子一定不是虚构,那些堆砌的记忆
来自多难的春色,吟唱,触摸
一个个安静的夜,总被一些姓氏叫醒

那些消失的桃红李白,自然地落满
空荡荡的酒杯,扭曲的灯光和夜色
一样寂寞,若有一些暖和
唯有古诗中吟诵的男子

今夜,允许一些雨从内心深处暗藏的缝隙里
渗漏,
触摸这暮春的肌肤,和肌肤下永恒的寂寞
我曾以为这是爱情,你脚踩薄冰
雨水泼墨成夜的荒野

一下雨,有的人就近了
我把夜色搓揉成薄薄的诗句
可吟,可颂,可止咳嗽和爱情

一个人的日子

炊烟升起,整个黄昏开始坠落
冰冷的闪电盛开在尘埃上
我的城堡如同废墟
礼葬月光和松涛

还是收留一点遗弃的阳光和雨露
打磨成一幅面具
装饰最后的微笑
囚禁下滑的泪珠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揣进怀里
早已忘忘不

仅存的欲望焚为灰烬
成为浪迹天涯的过客
身体里每一滴血
都住着一个故事
我不讲
也无人问

一个人的日子,某些痛总无处安放
像一场暗疾,寄生于骨缝
不动不痛

在雨来临之前

乌云之下,万物暗淡
麻雀把姿势放低,再低
烧香拜佛的人,已退出寺院

雨来之前,转身离去的人
欲言又止,在昏暗中,
积压的力量在膨胀,那深处的纠缠
咳嗽,一阵接着一阵

一切都为时太晚,雨说落就落了
谎言、废话,覆水难收
冰冷冬天,记忆取暖
或者,沉默
那都是私人的事情
旷野上,枯坟处
一只乌鸦扑哧哧飞过

现在,许多事被打成死结
提着花语赶路的人,亦有单纯的心
坏掉的日子,白茫茫一片
像一场不为察觉的雾变

我尚懂得,秩序
并非神灵庇护,所有日子
都在逃离雨水,粉碎云的预谋
终究没有走出雨季

七月

七月,沿雨滴延伸
波浪有了新的色泽
一轮轮涨起
青石板上,马蹄渐远
硝烟,战火枕着岁月的温度
布谷鸟唱红一坡杜鹃
七月,月洁如眸
风轻似水
连天碧叶,徜徉一池水露
新鲜,干净,凄美
一只青蛙,跳出水面
回望,庭院空空

五月

五月阳光饱满
滴落每处人间
风透,雨亮,秧绿,果香
喂养着不同的脾气,

灵魂,躯壳
在鸟鸣起伏中
脉搏虚弱
虚无缥缈

五月
我在搬弄道具
比如,香樟树下,合欢花上
飞鸟,灌木,包括鹅卵石
营造
一种假定的安详



（作者简介：巫英，四川简阳人，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近年来在《星星诗刊》、《成都晚报》、《成都商报》、《巴中文学》、《油建文学》、《新诗天地》等报刊及网络发表过作品。）

潮头品茗 |

两晤大佛两度情

■（四川）杨光树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电影《神秘的大佛》风靡全国。当时在县城就读高中的我，有幸到东街电影院一饱眼福。影片紧紧围绕石刻大佛雕像多次呈现出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场景让我驰神往，躁动不安的我很想立即飞往“天下第一大佛”的身边，零距离会晤这尊神秘的千年石像。

我第一次晤见大佛是在 1985 年的春天。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前往凌云禅院。游览过程中，我仔细倾听导游的介绍后，终于知晓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距省会成都约 150 公里,位于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乐山大佛景区以“天下第一大佛”为核心,大佛以“壮、雅、清、逸”为特色,是具观光、朝圣、文化、休闲、度假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我和同学们顺着人挨着人且陡峭的石梯,好不容易来到大佛面前。高大雄伟的大佛石像头顶蓝天,脚踏“三江”。传说自从历经近百年雕刻而成的大佛屹立岷江河畔后,长江中下游再无水患发生,其中奥秘至今难以破解。

我独自十分虔诚地坐在大佛的脚背上,用瘦弱洁白的双手轻轻抚摸着它光滑如玉的脚趾,双眼注视着波涛汹涌的岷江,思绪万千。这尊从唐代就开始雕琢的巨大石像,历经九十年方才建成。想必这九十年的风风雨雨雨雨不知尘封了多少个平凡朴实的能工巧匠的灵感！想必这九十年间它脚下那三条曾桀骜不驯的江河水不知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想必九十年来为治理“三江”水患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为之奉献出青春乃至生命！自古以来人类征服自热、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可小觑。至于说将此“天下第一大佛”神化为镇江之宝,我认为其意实为从侧面歌颂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

1996 年 12 月，位于乐山城侧的三江汇流处全长长达 4000 余米的巨型睡佛经过近十年的科学论证,正式公之于众的消息简直令全世界震惊。形态逼真的佛头、佛身、佛足由乌龙山、凌云山和龟城山三山联襟组成,四肢齐全,体态匀称,面目清秀,安详地漂卧在青衣江山脊上,仰面朝天,慈祥凝重。

陶醉不已的我暗下决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再次前往乐山,会晤这尊当今世界独一

春山如笑

■（辽宁）齐凤艳

春山如笑。冬日里,起床临窗,望见雪中数点红,我就会想到这个词语。拂面的风,和煦的光,葱茏如漫山的草色,一切都是碧绿的。你的笑青翠欲滴。

打碗碗花,刚刚结苞,槿菜花则已妖娆。那日天空瓦蓝,云很少,我们还数了一共有几朵,你可记得? 蒲公英的种子还不能飞翔,你却已问我，它们会去哪里寻找着陆的土壤。我说:“它们去哪儿,要看风向。而人,去哪儿,要看他的目光。”

之后,我拿出口琴,吹了那首《我的眼里

微小说 |

白发（外一篇）

■（内蒙古）迟占勇

看着自己镜中那片刺眼的白发,老李的心中总觉像被霜打了一般。

初次发现白发，还是三十八岁的时候，那一刻，不知如何表达心情。从那时起，妻子就充当起“拔苗”的任务,那也成了最享受的时候。

可是,白发渐成燎原之势,四十岁时,老李和妻子只得放弃“拔苗”,改成染发。每个月,剃发加染发,成了必修的功课。“白发越来越多了,顺其自然吧。”妻子说。

老李摇了摇头,他说:“到五十吧,到五十就不染了。”

五十岁说到就到,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可是,老李还是不忍看着那头越来越泛滥的白发,他每个月,还是坐在染发的师傅身边,让白发慢慢被染发剂浸黑。

其实,老李染发,也不仅仅是爱美,他有个不愿说出的原因,那就是妻子的永远黝黑发亮的黑发。他不喜欢顶着一头白发和妻子出双入对,怕被别人说成是父女关系。

就等着妻子白发时再放弃染发吧……

可是,老李染发出了状况,过敏了。每染头发,头皮都要红肿发痒,这可咋办? 老李很痛苦。妻子其实看在眼里,什么都明白,但什么也没说。

这天,正在犹豫去不去染发时,妻子进了门,老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妻子染成了一头雪白的头发！

无二的巨型睡佛。

直到 2018 年暑假，我终于到达了千年古城乐山。透过车窗玻璃,高耸乐山大桥桥头的“乐山乐水乐嘉州”七个大字在骄阳似火的烈日中熠熠生辉。不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乐山,好一个人杰地灵之处,三千多年的日月风华洗出了以一代文豪郭沫若为首的众多才子佳人,留下了陆游、岑参等人的诗风仙骨,记下了海通和尚普渡众生的丰功伟绩……

待到夕阳西下时,我独自伫立“巨型睡佛”最佳观察点福全门,屏住呼吸,紧紧凝视着那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型睡佛”。

仔细观察佛首,就是整座乌尤山,其山石、翠竹、亭阁、寺庙,加上山径与绿荫,分别呈现为巨佛的卷卷的头发、饱满的前额、长长的睫毛、平直的鼻梁、微启的双唇、刚毅的下颌,看上去栩栩如生。

再详视佛身，那便是巍巍的凌云山,有九峰相连,宛如巨佛宽厚的胸脯,浑圆的腰脊,健美的腿膀。远眺佛足,实际上是苍茫的龟城山的一部分,其山峰恰似巨佛翘起的脚板,好似顶天立地的“擎天柱”,显示着巨佛的无穷神力。纵观全佛,和谐自然,匀称壮硕的身段,凝重肃穆的神态,眉目传神,慈祥自如,令人惊诧不已。全佛长达 4000 余米,堪称奇绝。 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那座天下闻名的乐山大佛雕像,恰恰矗立在巨佛的胸脯上。这尊世界最高最大的石刻坐佛,身高达七十一米,安坐于巨佛前胸,正应了佛教所谓“心中有佛”、“心即是佛”的禅语,这是否是乐山大佛暗示的“天机”呢?

我饱含激动的泪水目睹着这幅美丽迷人的画卷,无不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神秘莫测,那贮蓄心中数十载的、对大自然的无比敬畏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

“三江水暖汇嘉州,巨佛敞怀峨嵋秀。大渡岷江涤青衣,齐力喜奔长江流。大佛峨嵋誉寰球,三江之水汇嘉州。海棠香国生豪情,英雄何处不风流。”



只有你》。我吹得断断续续的,每次停下来,你就咯咯地笑起来。白桦林里很安静,你的笑声与滤过新叶的阳光一起斑驳。而我的悸动和喜悦，随你的长发拂过那一年的那一天。

回村子的路上，你坐在自行车后面,扶着我的衬衫。我慢慢地推着车子,推得很慢,想着可以这样一起走，一直走。如今那自行车在老房子下结着蛛网，一丝丝笼络着,黄锈斑斑的日子。

“人,去哪,要看他的目光。”年少的我,多么轻狂。以为心之向往,脚就能抵达,以为自己不会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不能主宰自己。如今,你不在我的目光里,你永远在春天里。你那天的笑,在这个冬日温暖我,在我窗前开出数朵梅。梅,是你的名字。

闪念

男人决定跟踪这个女人。

女人刚从银行取出现来。男人在一边看了,数目不小!

女人骑上自行车,向东面的花园胡同走去。男人也骑上租来的自行车尾随。

男人想好了,胡同顶头人不多,就在那里下手!

到了,女人竟然在胡同下了车子,拐进一个小区。

男人忙下了车子,跟随女人进了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单元门都关不上了。女人拎着皮包走进那个标着 4 单元字样的楼道。

男人闪身跟了进去! 就在男人伸手去拽女人的皮包时,一个声音似乎忽地就在男人耳边炸响!“你在干啥?! 儿子!” 是母亲的声音! 男人缩回了手。就感觉心里针扎般疼痛! 男人蹲了下来。女人觉出身后动静,看见一个男人蹲在地上。女人忙问:“没事吧? 你。” 男人低头没敢看女人,低低地说,没事,晕了一下,好了。

男人慌忙站起来,跑出小区。现在，男人坐在豪华的总经理办公室内,回想起这一幕，又一次感谢那飘忽而至的一闪念。否则,现在坐着的地方,可能就是监狱吧?

“妈妈,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 儿子想你……”

男人默念着,眼睛,湿润了……

雪思

■（浙江）钟燕

头顶上的天空有预兆地阴郁着，提醒着人们雪随时都会到来。透过偌大的落地窗户，窗外没有一丝风，一切都在安静地等待着。等到第一片雪花终于打破娇羞，从某个角落里飘落下来，像飞扬的柳絮在空中旋转嬉戏，落到了一片娇艳的血色枫叶上，还未来得及作稍许的停留，便已遁迹而去。

这片雪花就像是一个通往雪之秘境的神秘开关，打开后，漫天的雪片便纷至沓来，它们密集地洒落下来，以最优雅的姿态敲打地面的所有物体。只见枝头那几片仅剩的枯叶也被打落了下来，被雪温柔地铺上了一层白衣。渐渐地，整片大地像被打上了一层柔光，污秽被掩盖在这片棉白之下，仿佛一切的黑暗都不曾存在过，在这片皑皑白雪之下，所有的不尽人意都可以被原谅。

雪悉悉索索地下了一天，雪夜里显得清冷极了！听着窗外的沙沙声，空气中的味道显得分外地萧凉。躲在被窝里辗转难眠，突然心中涌起一阵悸动，一个有些疯狂的想法跳了出来。“出去玩雪吧！”这个念头自生起后，便按捺不住了。身体里的每个毛孔都在雀跃地叫嚣着我要去玩雪。于是，在凌晨一点半发信息给两位好友，邀约他们一同去赏雪。

三个人，凌晨时分在寒冷的雪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街上碰头，思忖片刻，便有了赏雪的最佳地点——可以看到整座县城的一处山顶。三人都是好玩之辈，对这个想法一拍即合。二话不说，一脚油门直奔山里。车辆在幽静狭窄的山路盘旋而上，车窗外不停地掠过树影，眼角余光所及之处尽是一片耀眼的白光。

车到山顶，关掉引擎。耳畔萦绕着细小的沙沙声，你甚至可以捕捉到雪花飘落下来时的行动轨迹。停驻在那里，感受这山野间的雪夜，心间隐匿的豪气便与这狂野的气质消融于这片皑皑的白雪之间。

此刻的山是幽灵般的存在，被雪覆盖着的山体轮廓在黑暗中发着有些泛蓝的白色。待你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时，这片连绵的白反倒显得有些刺眼了，而你正处于这片亮色之中。那一边，一声清脆的噼啪声响起。原来是树枝不堪负重，被积雪压弯了腰。不断有积雪从枝头上滑落下来，发出了噤噤的回响，像是有一个调皮的巨人挥舞着双手，摇动着这山间的树枝。偶尔有几声异响，疑似和我们一样晚睡的鸟儿扑腾翅膀发出的声音，这些声响给这寂静的夜里带来了一丝的灵动与活泼。

站在山顶往山下的城区望去，那里仿佛又是另一个世界。即便已是深夜，那里还依然灯火通明。依稀可见的昏黄路灯像一条火龙向整座城市伸展。雪花和星星点点的光交织成一条斑斓的彩带，将夜色烘托出了一片祥和与圆满。

雪天里不打一场雪仗显然是不够完美的，也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一场混战便发生了。在地上捞起一坨雪，捏成一个雪球，重重的向对方掷去，雪球化成无数片雪沫子，落在了眉毛，眼睛，身上，甚至还有些顽皮地钻进了我们的衣领里，冰凉的触感让人为之一震。一片混战后，洒落了一地的欢笑声。从嘴里呼出白腾腾的热气，随着笑声飘向了夜空，快乐贯穿了整个寒冷的雪夜。

在我的记忆里，雪是与快乐联结在一起的。在别人的眼里，它可能又是另一番别样的滋味。在唐代诗人柳宗元的眼里，雪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种隐居山水间的孤傲意境；在白居易眼里，雪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闲情与畅快；在木心的诗里，它便是一种等待后的落寞，是哀怨的情思。“你再来，我就要下雪了!” 她像一个少女，带着婀娜的身段，款款而来。在她的身上牵紫拨绕着古今中外多少文豪墨客的心田，释放了多少浪漫主义情怀。亦不知道这是美轮美奂的雪景成就了这些美诗，还是诗谱写了雪的超尘姿态。不论如何，雪装点着寒冷的冬季，让冬生出了盎然的诗意，也给春带来了新的生机，就让这份冰雪消融后的怅然在阳春中随喜赞叹……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